



“非必丝与竹，山水有清音”是左思《招隐》诗中的句子，招隐诗不是自左思开始才有的，但左思的招隐诗却写出了前人所未能写出的东西，并影响到后代的诗人，这是非常可贵的开拓精神。

有些精神是能鼓舞人一直向前走的，诗如此，一些文章中的句子，也有这样的效果。读诗，或是读文章时，我常常被自己喜欢的那些句子所吸引，也常因此而生出一些感发。有时候，感发的力量真的很了不起，它能让你有感同身受的现场感，也能让你理解你未曾经历过的生活，还会触发你生活中虽经历过，但从未曾表达出来的某些情感，这样的触发，会让你情感得以渲泄的快意。

山水有清音

章铜胜

我是不擅丝与竹的，但对于山水清音，以及自然的花草树木，天气的阴晴雨雪，节气的四时变化，都是很敏感的。也常因为这些琐屑的日常而生发一些美妙的体验，它们是清晨穿透树影的一缕阳光，路边的一朵花开，檐前落下的一滴清露，风中舞动的几根草叶，傍晚江岸的一抹斜阳，秋虫声里从窗口洒下的一片月光，它们也是山水之间的阵阵清音。

山水之间的声音，有时候很清脆。有一年暮春，去三清山，从婺源转到三清山的时候，已是傍晚，就住在山下的宾馆里。宾馆的后面有一条河，正是桃花春汛的时节，河里的水量很大，刚打开房间窗户的时候，于绿树掩映间，虽然不能看见河，但能听到窗外哗哗的水声，心里一阵欢喜。安顿好后，天色已经晚了，山里的夜，安静而又深重，重复单调的水声，在夜里听起来，纯粹而又有些执拗。此刻，我虽然无法看清那条河的样，但还是准备出去寻找那条河，亲近那条河。

夜晚的街道很静，看不到几

个行人，也无需人指引，循着水声，就可以轻松地找到那条河流。水声穿过河岸黑黝黝的树影，拍打着夜的宁静，我站在跨越那条河的桥上，便站在了清澈的水声里。夜风吹来了清凉而又浓重的湿气，在风里，在哗哗的水声里，仿佛自己的身体也会随着清风飞舞，随着河水流淌。那一夜，我开着窗，枕着水声，做了一个清澈如水，也清越如水的梦。

喜欢山谷里的风。风从山谷里吹过时，会风抚山之弦，奏响美妙的山林清音。在徽州，和朋友坐在半山腰的草亭里，看见风吹动亭子上的枯草，看见风在茶树的嫩叶上轻抚，看茶棵间一丛野兰花在风里轻轻地颤动，那些声音也许是轻弱到无的，你无从分辨，也无需分辨。听山林清音，也许该坐在松林之下，听松声如涛，听阔叶树在风中的哗响，听山间清泉清澈的声，它们轻轻地、满怀爱意地拍打着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。

有一次，在秋雨之后，去山里玩，看满山的清新，看雨珠从树叶上滴下来，滴在树下的落叶上，滴在树下的溪流中，滴在沿途的石阶上，声音总是不同，也总是此起彼伏。雨后，林中的鸟叫得更欢畅了，甚至可以说是有些聒噪的。我们爬上山顶，向远处看，山连着山，远意绵绵。对面是一座山的崖壁，壁立千仞，如斧劈般，看崖边山石欲坠，又稳如磐石。正在感慨之际，突然就看见一块山石从对面的山上坠落，我们没有听见期待中的山石落地的声音，我想那一定是空的一声闷响，震彻山谷，山鸣谷应。

有时，我们不必羡慕丝与竹的悦耳。有时间，应该静地去听山水之间的清音。山水清音，是山水之间流淌的风声、水声，也是流淌在我们心底的声音，厚朴而又简单。

道歉

新安小学六(3)班 王人恺

随着“咔嚓”一声脆响，我和爷爷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，被定格了下来。这幅照片挂在了客厅里，成为我家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

带着一天学习的疲惫，我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家，爷爷早已为我准备了一顿丰富的晚餐。我可没心思想这些，只是盘算着今天的作业要做到几点，我胡乱拨弄着碗里的菜，想随意打发打发肚子就离开。爷爷见了，也没说什么，只是一个劲向我的碗里夹菜。正当我准备去写作业时，爷爷突然叫住我问：“恺，最近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？”“没有，即使有你也帮不上忙。”我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应付式地回答道。爷爷有点不高兴了，他的声音陡然提高了：“你是在用什么口气和我说话？啊？连你爸也不敢对我如此放肆，简直是无法无天了！”我感到更加委屈，猛地扔下书包带着哭腔大声吼道：“你根本不了解我！”我一边哭一边用力把门反锁起来，把被子蒙在头上，嘤嘤地哭了起来，隔壁也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才渐渐平静下



来，心想：“爷爷本来身体就不好，我还气他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我到底去不去道歉呢？道歉若是吃了个闭门羹，那就倒霉了，我到底去不去呢？”

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，我终于坐不住了，推门走向爷爷的房间，恰好爷爷也走了出来，没等我开口，爷爷便小声说：“孙子，对不起，爷爷刚才没控制住脾气！”我抽泣着说：“爷爷，我也有错，对不起，我们和好吧！”说着，我向爷爷伸出了手，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。

(指导老师：查兰兰)

父亲的留言条

纪效成

父亲从老家来了，这一次带来了整整一大蛇皮口袋的藕。

父亲难得进城一次，可以说是千里迢迢，给儿子带点土特产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可是，这次他带来的是整整一大口袋的藕，足有上百斤，我们该吃到什么时候呢？

妻望着我，望着荷藕，望着年迈的父亲，面露难色。

心细的父亲可能看出了端倪，尴尬地笑笑说：“这荷藕是自家塘里的，纯绿色产品，口感很好的。”

“爸，不是说藕不好吃。”我打断父亲的话：“而是说你这次带来的藕太多了，吃不完，这会烂掉的。”

“要不，送点给邻居吧。”父亲小声地说。

“邻居？”我一笑，“爸，你上次带来的韭菜，送给邻居了，可结果怎样呢？你不记得了？”

父亲不再言语了，看着一袋藕发愣。是的，上一次父亲来是在夏天，带来了一大捆韭菜。可我们一家三口是无法吃完的。父亲想出了办法，给单元楼的邻居们每户送一份。好不容易敲开一家门，面对父亲这样的“不速之客”，一脸地不悦。尽管父亲解释，那是自家种的韭菜，放心吃，但是邻居们依然拒绝了。有

副刊

水墨意象 和美诗章

——谈江铁国画艺术

江淮

江铁先生是徽州人，少时一直跟我父亲学画，而我则是从事教育工作的，平素喜好书画，故而我们之间交往颇多。父亲去世后，他仍与我们保持着密切联系，每有新作喜事均与我们分享，因而对其画作有比较深的认识和体会。

作为徽州人的后代，我深知在徽州这个地方做文化是需要有相当底气的，尤其是搞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。当下中国经济飞速发展，富商大贾操纵着艺术品价格，名家权威决定着艺术家命运，国展和艺术品拍卖在很大程度上引领着国内艺术潮流，这使得部分画家迷失了自我，找不到方向。而生于名山秀水，备受新安文化濡染的江铁，凭着对绘画的极高悟性，一直秉持着自己的艺术观念和艺术追求，坚持李可染“对于传统，要以最大的毅力打进去，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”的绘画理念，对传统既不断深入研究，又不地创新发展。

现任徽州美协主席的江铁，在国画特别是山水画创作上既不拘于成法，又能遵循应有的法则，在传统的法度里，展现着现代人的审美追求，他的山水画呈现在面前的，是一股清新华润、五光十色的水墨意象，是一曲现实与理想、自然与心灵和美诗章。他在研究传统时，绝不囿于传统的绘画范畴，近现代的绘画大师，各时期不同派别也都是他深入研究的对象。他初学倪雲林、石涛等古法，后学黄宾虹

父亲

田淑芳

过了天命之年，我倍加思念父亲，记忆中他包的饺子特别香！

父亲健在时最喜欢吃的主食非饺子莫属。饺子是深受人们喜爱的一种美食，它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。每逢过年，家家户户餐桌上都少不了饺子。

说起包饺子，我父母的厨艺无与伦比。小时候在我们家方圆几里的地方，没人能比得上，他俩包的饺子不仅好吃，而且好看。饺子的外型极具特色，馅大肚圆肥溜溜的像一只只活灵活现的鸭子，看上去非常可爱。

小时候，我总盼着过年。我们北方人习惯于过年包饺子，是取新旧交替，更岁交子的意思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

子皮于掌心，再放入适量馅，然后将饺子皮对折立起，两手的食指和拇指分别从饺皮左右两角一点点地捏，留口部分折起再捏紧实，两边各形成了一条对折。一个漂亮的饺子在父亲三下两下操作后就完美亮相了。

时光荏苒，一晃几十年过去了。每回忆起当年父亲那双手握着我的小手包饺子时的情景，我的内心瞬间充满了幸福之感！

转眼，又是一年冬至日，我买来了肉馅、韭菜，自己开始包饺子。我一边包着饺子，一边想起了父亲教我包饺子的情景，不经意间，眼泪打湿了双眸。如今，父亲已离开了人世，我对父亲的思念永远驻守在心底最深处。

丰收场上

潘宇作

一簇簇的，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球，紫藤架上盖着一层厚厚的绿被子。

走近小花园一看，树叶五彩缤纷，绿得发亮，红得似火，黄得金灿灿的。风儿一吹，落叶便像蝴蝶一样翩翩起舞，发出沙沙的响声。枝头上，几只小鸟在叽叽喳喳地唱着优美的歌。桂花树散发出阵阵香味，随风扑鼻而来。

抬头仰望，蓝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，有的像小鸡鸣叫，有的像绵羊吃草，有的像小兔子竖着耳朵，千姿百态。



这儿真美

周恩来红军小学三(21)班 雍研达

秋天来了，秋姑娘悄悄地走进了我家窗前的花园，给小花园穿上了色彩艳丽的衣裳。

站在窗前望去，树木长得葱葱茏茏，密密的树叶把小花园封得严严实实的。银杏树高大挺拔，玉兰树笔直向上，冬青树

我的渡口我的桥

丁文富

我家就在废黄河边那个只有十来户的小村子里。由于村子小，也就没有小学校。村里的孩子上学，每天都要经过一条几十米宽的废黄河，到原宋集乡后营村小学读书。学校就在河对面，可渡口离我家很远，每次要走很久才能摆渡过河，然后再走很远的路到学校。隔河千里远，这是让我最头疼的事。

废黄河的水不像黄河水那样汹涌澎湃，除了汛期，一年四季波澜不惊。废黄河的渡船是当地农用泥船，无棚无栏，船面朝天光秃秃。当地人用一根缆绳两岸两头拴，过河人自己拉着缆绳过河，人人都是渡工，人人都能摆渡。渡口无人管理成野渡，野渡无人舟自横。有一天放学回家，我因天气炎热，不想去远处的渡口，就将衣服脱下，和书包一起顶在头上打算游过河去。没想到游到河中间时，小腿肚突然抽筋，书本、衣服全打湿了不说，那平日特别利索的腿脚就是不听使唤了。幸亏岸边有人听到呼救声，连忙下河将我救起。从此，我再也不敢偷懒走捷径了。望水生畏的我，常坐在河边痴想：这里要是有一座桥，那该多好。

废黄河上的渡口虽然方便着废黄河两岸人的出行，但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废黄河两岸人的出行。过河人过河，如果遇到天气晴好时，一渡往来十几分钟还算方便，可当遇到浓雾和风雪雷雨的恶劣天气，那过河可真难了。不足百米的河面，有时能花上近一个小时，把急于上班、急于上学、急于办事的人急得要跳河。为此，废黄河上的人吃尽了渡口误工、误课、误事的苦头。

废黄河上的渡口是废黄河两岸人离别与等待的地方。送君送到渡船上，我在船头望君还。可以断定，在废黄河上有多少渡口就有多少离别；有多少渡口就有多少牵挂、哀愁和“断肠”。1978年夏季汛期，废黄河水位猛涨到接近河岸。而头脑有点傻愣的毛二洪不知是吃错了药还是怎么了，不顾疾风骤雨，硬拉着缆渡钢丝绳过河要接新娘。船到河心时一个浪头掀翻渡船，把毛二洪倒压在渡船里，喜事瞬间变成丧事。每当想起这忘年旧事，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毛二洪他妈悲痛欲绝在河边哭泣的一幕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农民郎某撑着一架严重超载的泥船，在废黄河渡口与同是严重超载的渡船相撞，船翻水沉，加上水流大漩涡多，造成3人溺水死亡。一时间，废黄河渡口成了当地村民哭泣的地方。废黄河人睁着渴望的双眼，朝思暮想，盼望着废黄河上能有一座桥。

进入二十一世纪，废黄河上相继建起了一座又一座钢筋铁骨的水泥大桥。一道道“彩虹”飞跃废黄河两岸，高大坚固的水泥桥取代了狭小的泥船，宽阔的水泥路替代了当年的泥土路。多少年来，多少代人，梦想“这里能有一座桥”，如今在废黄河上梦已成真。人们不会忘记，在2017年7月16日，废黄河上架起的李码大桥竣工那天，村民们自发在桥头举行了庆祝仪式。两岸鞭炮锣鼓声中，人们奔走相告：“‘天变通途’百年梦想，在废黄河上成为现实。”

今天在废黄河上，淮安段渡口全都撤除，横跨废黄河上6座大桥——展现在废黄河人的面前，废黄河淮安段两岸村民从此结束了摆渡的历史。隔河千里远的日子，成了遥远的记忆。

撤渡建桥，渡口荒废了，渡船废弃了。通往渡口的羊肠小道长出了半人高的野草。曾经引人注目的渡船，如今已成为逝去的一道难以忘怀的风景。